

兩岸數學教育



這裡的「兩岸」指太平洋兩岸。日前我們邀一對斯里蘭卡來的夫婦共餐，他倆分別擔任當地兩所大學的數學系和工商管理系主任。我提了個問題：美國的中小學在數學方面的教育，和亞洲國家（日本、韓國……，當然也包括斯里蘭卡）有什麼不同。他們對這個問題非常有興趣，夫婦倆搶着議論，熱烈到了我們插不上嘴的地步。

他們說，在斯里蘭卡，教數學的會有數學系的學位或文憑，語文、理化老師也如此。美國則不然：教師需要有教育方面的學位或者文憑，否則不能上講台；至於這位教師是否對所講授的那門課有專長，那就不管了。事實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未必都對數學有興趣，他們在小學或中學裡，會勉強及格；到了大學，未必都選修數學課程。由這樣的老師來教數學課程，無異「以昏昏使人昭昭」。

這段話使我聯想到自己的經歷。我在小學五年級時，教算術的徐老師循循善誘，把各項四則應用題都講得非常透徹，從此使我對數學有了興趣，打下了中學所有課程的基礎。後來從新聞中知道，美國的教師去新加坡，對那裡教四則應用題的教師「居然」在黑板上畫圖示意，把這部分講「活」，嘆為觀止，於是派人去取經。中國的算術教師不都在這樣做嗎，為她講授應用題。六十年後再有聯繫，她說自那時以後，她的數學在班級裡名列前茅，「考一百分」，後來進復旦學生物。在電話裡她還叨叨那個「沒有塞子的水池要過幾分鐘水滿」的題目。

我有一位老友的女兒，從國內一家外語學院英語系畢業後，二十多年來美國得了個教育碩士。接着在新墨西哥州教中學，教的是數學——需要的語言比較簡單，老外又沒有願意教數學的，是取得美國綠卡的通徑。她順利地一直教到前年退休。問她學生難教麼，做習題和考試怎麼辦？她說容易對付，例如教幾何學的某條定理，只要在黑板上照本宣科就可以了；學生的習題是教材上設計好的，都容易得很。考試時，一般就只要求能證明某條定理。這跟我初中讀平面幾何時，需要添加虛線才能作出證明，不可同日而語矣。聯想到我在進他們的管理碩士班，先要通過「管理學研究生入學考試（GMAT）」的考試，考題中只有一道題與數學搭上關係——只要記得「等邊三角形底角相等」，就能迎刃而解。管理學（尤其是其中的金融學）是需要有比較好的數學基礎的。美國教育中數學水平之差，可想而知。

前幾天，電視上還出現一個使人目瞪口呆的場面。在一次招待會上，英國總理對記者提出的八乘九等於多少，回答不出；接着，教育大臣對十二乘十一，居然也不知所對。最近美國政府規定，小學畢業必須能背乘法口訣，可見必有背不出來的畢業生。

學習數學，必須做大量的習題，猶學語言的需要背誦名文、古文。兩位斯里蘭卡朋友接着說，美國的中小學「不作興」布置家庭作業。我天資平平，念中學在抗日戰爭期間，物資匱乏，為多做了習題，在用鉛筆寫過的紙上，再用鋼筆寫。當年的辛苦，都是很甜蜜的回憶，感到很值得。數學是培養條理化思想的必經之路。要成為藝術家可能不需要這樣的訓練，但社會需要的藝術家並不多呀。

美國人在網上常說，社會進步在於創意；東方庸人能讀書，但缺乏創意。世界還是由天賦創意者來發財、領導。還有人說，美國人的數學差找種種通詞。我在超市糕點部打工時，那位德裔經理說，美國人只崇拜「快錢」，說着握拳以中指敲打無名指發出「格」的一聲，譬喻「一舉手之勞」。這正是兩位斯里蘭卡教授沒有來得及明說的原由所在吧。

名人當自重



名人和凡人有什麼區別呢？中科院院士王選曾經說過，「名人用過的東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過的就是廢物；名人做一點錯事，寫起來叫名人逸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強詞奪理，叫做雄辯，凡人就是狡辯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結別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邊幅，叫真有藝術家的氣質，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氣的；名人喝酒，叫豪飲，凡人就叫叫杯；名人老了，稱呼變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王選的這番話，聽起來是調侃，是挪揄，但卻把「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這一古訓演繹得淋漓盡致，刻畫得入木三分，真可謂一字之差兩重天，堪稱是世說新語的現代版。

這，至少應該成為他們謹慎行事的警示。

母親的眼光

陳魯民



如是我見

還有著名的孟母三遷，明瞭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道理的孟母，注重環境育人，為了給兒子一個良好的受教育環境，不惜代價，三次搬遷，終於培養出了一個儒家大賢「亞聖」；還有漂漂亮亮的，靠洗衣為生的漂母，慧眼識珠，看出流浪孩子韓信的與眾不同，賞識其才幹與志向，不斷接濟他的生活，激勵他發憤圖強，建功立業，一個中國歷史上偉大軍事家就此從這裡起步；還有更著名的岳母刺字，《宋史本傳》云：「初命何錫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錫，有『精忠報國』四字，深入肌理」。岳飛之所以成為千古留名的偉大民族英雄，岳母的教誨訓導，引導激勵，功不可沒。

「術業有專攻」，母親們或許對軍國大事是陌生的，像余大君、蕭太后那樣的母親畢竟是極少數，但母親在教育兒女方面的眼光絕對是無人可及的。因為母親對兒女的愛是無私的，對兒女的了解也是精準的，無論是愛之深責之切，還是期之重訓之嚴，都是獨具慧眼。因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每一個成功者後面都有一個眼光非凡的母親。

低微，讀書不多，但卻深明大義，眼光長遠。陶侃年輕時當過潯陽縣小史，專門監管漁場。一次，他派人將一罐醃魚送給母親品嘗，沒料到陶母不但令差役將醃魚送回，而且寫信責備他：你做官，把官府的東西送給我，不僅不能給我帶來好處，卻反給我增添了憂慮，貪腐可能就從我這一罐醃魚開始，這樣下去很危險啊！陶侃讀畢母親來信，愧悔交加，無地自容。自此以後，嚴母訓導銘刻在心，其後為官四十年，謹慎履職，嚴於自律，兩袖清風，始終如一，成為一代名臣。

周簡王九年冬十月，衛定公去世。夫人姜氏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來，但看到即將離世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衛獻公卻沒有一點悲哀的樣子，也不按照儀禮的規定吃粗糧喝淡飯，不由嘆息說：「我這個兒子啊，他將來不僅會使衛國敗壞，還一定會殃及我這個未亡人。天啊，這是上天降禍給衛國呀！」她這樣一說，大夫們都驚慌不已。一些大臣甚至連貴重物品都轉移到自己的封邑，並急急地跑去晉國、齊國的大夫們交朋友，為自己留後路。後來到了周靈王十三年，衛獻公果然因為一再失德失職，破壞規矩，終於被忍無可忍的大臣們趕出了衛國，成了喪家之犬，衛國也從此陷入無休止的內亂。

周末早餐及其他

顏純鈞



HK 人與事

到餐廳吃早餐，鄰桌一個小家庭，父母子女共享一個周末早餐，外面陽光燦爛，餐廳寧靜優雅，父母親不停和孩子說話，但兩個孩子卻各自玩自己的手機。孩子的注意力分明只在手機上，但又不得不應酬父母，於是一面盯着手機，一面偶爾回應父母一兩句話。奇怪的是，父母親也視這種心不在焉的溝通為正常，他們一面喃喃自語，一面也姑且相信兩個孩子都聽進去了。

吃完早餐，一家子又很默契地魚貫離開，而他們早餐時交流過什麼，不知道各自會不會有印象。有那麼重要的資訊，在與父母親共享早餐時不能錯過嗎？

其實不是的，即使我沒有親眼看到那年輕人的手機屏幕，我也敢肯定，他為之入迷的，絕對不是什麼重要的資訊，重要到忘記自己早餐吃了什麼，更忘記父母親在早餐時和他們說過什麼。

平日上下班坐地鐵，車廂的電子看板一直有時新聞字幕顯示，重要的新聞有固定的一行文字簡述，不那麼重要的，會以滾動方式溜過。只要你不看報，也不盯着手機，你也會不由自主地看著電子看板，閒着也是閒着，多知道一點資訊，總是沒有壞處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是電子看板的價值。

但有一次我發現，居然有「玻利維亞一小型飛機失事機師輕傷」這樣的滾動新聞。我突然想道：那和我有什麼關係？這個機師或者是新牌仔，魯莽駕駛上天，掉下來撿了一條命，當晚回家免不了和家人慶祝一下。

下，父母親照例教訓一頓，然後一切照常，世界按老樣子運轉，不過，那和我有什麼關係？我非得知這道一條千里之外的新聞，連國家名字都那麼陌生的地方，一個三唔識七的毛頭小子，有過這麼一回死裡逃生的經驗，他或因此絕了飛天的夢想，或從此更膽生毛，那和我有什麼關係？

也就是說，如果那天我乘地鐵回家，因為打一個呵欠而錯失了這條新聞，那於我來說，不會少一根汗毛，也不會造成任何不良後果，非但如此，我甚至因為少了這條新聞，而使自己心裡少一份沒用資訊的堆積，我的心當天的負重會少一點點，我會輕鬆那麼一點點。

不要小看那麼一點點，如果你認真計較一下，一天裡頭接收了多少這類無用的資訊，你不知不覺間給自己的生命增添了多麼多麼重，那你就會大吃一驚。因為有了微信之類的社交平台，每個用智能手機的人，都參加了不同的群組，每個群組至少幾十個人，如此在你的社交圈裡，就有上百甚至幾百個互相有點交涉的人，你從每個關係戶那裡接收的資訊，要是認真計較起來，又有多少數量？

一個多年沒有聯絡的小學同學做了祖父，那雖然也算一件人間喜事，但我除了禮貌性地表示祝賀之外，和我有什麼關係？一個舊同事為孩子報考的事心煩，我除了略表一點同情心之外，對我的生命有什麼影響？通過各種資訊平台，你多知道了很多事情，這裡面有重大國際新聞，也有和你的工作和生活有重大關係的社會新聞，同時也有大量毫無用處的、不值得關心的資訊，包括某人昨晚吃的一個冬瓜盅，或某人新生嬰兒的一雙小腳，這些又和我有什麼關係？

追趕不上

迎香楓



文化 什錦

陳道生攝



功能越變越快，越變越奇的手機，不但成了我們生活的不可或缺，而且在改變著我們的生活。

傳統的春節登門拜年，很多人早就變成了電話拜年，又變成了短信拜年。那封可抵萬金的家書，也從墨墨書寫蛻變為拇指鍵出的短信，傳達著亘古不變的親情。

時下，有很多電視節目，觀者感動之際，可用手機掃描一下螢幕下方的二維碼，再撥打熱線電話或發個短信，就立刻參與了節目互動，其便捷得到眾人的追捧。可三十多年前的內地首屆春節晚會上，電視機前的觀者要想參與互動，就只能撥打電話。那年央視演播廳的四部直播電話鈴聲幾乎沒有停過，北京電信86局的線路都燒熱了。技術人員非常緊張，連備用器材，消防器材都準備好了。

時下，更有眾多的平民「拍客」，不是用了傳統的照相機而是用了手機隨時「抓拍」所見所聞，並即時發送給報社、電視台或網站，其「即攝即傳」的特色功能大顯神通。

這些很多很實用的變化，變出了人們的嶄新生活，而隨著高科技發展而變得愈發「新新」向榮。

譬如3G手機的視頻通話，可使遠隔千萬里的人們「零距離」地彼此對視。既聞其聲又見其面的「面對面」交談已不再是夢。再譬如4G手機，全覆蓋更「壯觀」，大流量更「豐滿」。其光網寬帶，全屏套餐，將信息化「觸角」延伸到了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的各個環節，足不出戶便可省時省力地盡情暢享，那叫一個爽！

而更新的話題是，3G才剛剛普及，4G還沒用熟，5G就要來了！英國科學家近日研發出的最快的5G網絡技術，每分鐘可傳送125GB數據，可下載三十部電影，比4G技術快六點五萬倍！若是再暢想一下未來的智能手機，其電腦與手機接口的腦電波通信，將助你實現心想事成更新更高目標，其銳意創新的高品質，將領跑人們開創高智慧時代，暢享高智能生活。

走筆至此，不妨回看一下電話機的歷程：一八七六年三月十日，電話發明者貝爾給助手打出了有史記載的第一個電話。時至今日，電話……手機已由小眾變成了龐大的手機一族。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二〇〇九年，內陸包括移動電話在內的電話用戶總數已達到十點一八億！謂予不信，請看大街上那些往來的、閒遊的、坐車的、騎車的……彩鈴一響，就拿出手機打了起來。彷彿身上不揣一部手機，就會成為他人眼中的「另類」！

綜觀「機」變如神的演繹，留下了科技高速發展的靚麗記憶，折射着日新月異的時代旋律，顯示着人類對提升生活品質的極大關注，對精彩生活的完美追求。

未聞弒君

嚴陽



文史 叢譚

有正面而積極的。比如說，對他在討伐東夷的戰爭中獲勝，將國土拓展到了東海邊，保證了殷朝的安寧，一些學者與人士就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同時，因為對後來取而代之的周朝的崇拜與追悼，以孔子為代表的，在中國社會逐漸取得壓倒性話語地位的儒家人物，有意無意地抹黑殷紂，造成殷紂形象大壞，或許也是事實。然而無論如何殷紂這類「末代皇帝」的毛病，是誰也無法視而不見的；或者說，他們的歷史功績和罪過是不能也不該相互抵銷的，而是我們必須正視與客觀評價的。

兼備，而後者司馬遷在《史記》中稱：「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且顯謙，言足以飾非」。然而，他們的毛病卻又是顯而易見，並且極度相似的，那就是生活奢侈、荒淫無度；據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竹書紀年》記載，夏桀「築傾宮、瑤臺、璇室、靈臺，從各地搜尋美女，藏於後宮，日夜與帝后妹喜及宮女飲酒作樂。夜與帝后妹喜及宮女飲酒作樂。而殷紂則更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典故，一酒池肉林的一號男主角，其荒唐的程度不在前者之下。

這一段話我們之所以說得很有趣，原因有二：一是在這種孟子悄悄偷換了概念，將夏桀與殷紂的身份用自己的定義法，定義成了「賊」和「獨夫」，從而避開了他們「君王」的身份，也因此而避免了直接回答梁惠王的問題可能帶來的後者情緒上的不快；二是孟子這樣的回答，事實上也是在暗中提醒梁惠王作為君王，應該多施仁愛多行道義，否則，假如被臣子殺掉，也是罪有應得，沒有人會替你說話的。從這裡，我們一方面可以欣賞到孟子高超的語言表達技巧，另一方面也可以體會到他對梁惠王施行仁政的期待與苦心。

《孟子·梁惠王下》中，記錄了一段孟子和梁惠王之間的很有趣味的對話：梁惠王問：「商湯流放夏桀，武王討伐殷紂，有這樣的事嗎？」孟子回答說：「史籍上是有這樣的記載。」梁惠王又問：「難道說做臣子的可以殺掉君王嗎？」孟子說：「破壞仁愛的人叫作『賊』，破壞道義的人叫作『獨夫』，這一類人，被稱之為『獨夫』。我且聽過殺『獨夫』紂，沒聽過過以臣弒君的。」